

绿城杂俎

# 让自己变成风景

付秀宏

有这样一个人，酷爱行走。他从20岁开始，在没有赞助、没有同伴、没有利益、没有承认、没有前途的情况下，游历神州大地30余年，中国19个省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泊，全都留下他的足迹。他遭遇过很多绝境，但他一直在继续。直到54岁的时候，一场大病才使他的脚步停下来。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把路上的风景都用笔详细记录下来，集结成一部60多万字的游记。这个人，就是徐霞客。

把人生的风景，留在路上，已成今人共识。几乎半数以上的人都懂得——人生至多100年，而路上的风景已逾千百年。如果把人生缩小十几倍，你一生没有远距离的行走，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当然，行走未必就会变成智者，但行走可使人变得豁达和谦逊。因为彼时彼地，你曾经站在新的疆域。这样，你才不遗憾——来世间一回，是自己见得太多了。

无论多么美好的风景，它的内涵都源自丰富的内心情感。结伴而行的夫妻，为让自己的情爱天长地久，不辞辛苦爬上名山高峰，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锁牢在山顶锁链上。然后，虔诚地将钥匙抛入山崖。在黄山，无论是情人谷，还是悬崖边的铁链上，到处都挂着两个相爱人的同心锁。在峨眉山，到金顶前，有一处“同心锁”栈道。在台阶的扶手栏杆上，有密密麻麻雕刻了无数情侣名字的同锁。

旅游，不光有软语誓言、欢愉快乐，还有水土不服、疲惫辛劳。就像人生的道路，有风光无数，也有不少苦痛一样。但旅游上的难处，是可用休憩和适应来消解的。消解之后，又会走进另一座名山、另一处大川。无边风景，永远让人们生出憧憬和向往，精神和信念于是不断累加。

旅游地走多了，有时会涌出这样的感喟：脚下的路不只是路，也是人生；山水不只是山水，也是心景；心景也不只是心景，更包含着飘扬的哲思。风景经历了千百年依然在，旅游者就像圣徒一样去参拜。每个人都是路上的行者，旅游就是用行走验证自己的内心。

在旅途中见到奇异的风光，学会停下来细细品味和观赏，此时的精神收益远胜于相卷收获。风景地一旦有故事，其人文价值又变得弥足珍贵。在旅行的过程中，因是异地，完全可把自己沉浸在故事细节中，跳篝火、对情歌、喝青稞，那是一种融为一体的独妙风情。

风景就在路上，心影时时心动，惊叹不断驻进眼眸。譬如，走入深林，眼见古树下的蘑菇，远离众生，尽情茂盛；草蓐黑黑，紫坛蘑菇厚，恒光蘑菇放光芒，你几乎要落泪。又譬如，住进水主题酒店，仿佛置身于武林高手藏身之地，你顿生无限好奇与感恩。

旅游是一种挚爱，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有位朋友说，他主张看景要“趁早”。其“趁早论”是指——到风景地，要趁清晨人少，与景点来个“深情拥抱”。当清晨之时，他曾在吴哥窟巴戎寺第一个看晨曦照菩提，心最为丰满饱满。

细想下去，无数风景是为欣赏风景的人而存在的；有了期待和念想，千种风情便不会衰老。多少风景在路上，多少情感动心弦。因步履，人变得从容有度；因相会，风景变得妩媚多姿。当和千百年的风景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变成了风景。

新书架

# 《我的河山》

李 晓

在八年的浴血抗战中，既有平津、淞沪、南京、武汉等令人沮丧的一泻千里，也有平型关、台儿庄、万家岭等振奋人心的捷报传来。在每个战场上，一大批爱国将领前赴后继，英勇殉国，也有一大批将领智勇双全、指挥有方，带着自己的部下打出了漂亮的反击战、歼灭战。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历史丰碑上。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普通民众为抗战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中有逃难者、商人、学生、间谍、黑帮大佬……这些人与那些声名赫赫的抗日将领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完整画卷，为我们纪念这八年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精神提供了不朽的见证。

《我的河山》系列书正是从会战、幕后、人物这三个角度出发，高视角、全方位地铺展抗战时期艰苦卓绝、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并融入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的最新观点，反映了抗战时期抗战正面战场的各个方面，再现了正面战场的战场、幕后、人物、解密了抗战时期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涉及抗战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通过精心打造，成就一部通俗抗战百科全书和抗战史图像志。

## 10. 与坟土一起被运到造假窝点

照片洗得很清楚，我挑出一张新郑国良公司正门的特写，拿指头点了点，点在门口那几个棕色的瓦楞纸盒子上。“造假的幕后黑手不光要接订单，也要发货，而且发货量很大。箱子里有白色泡沫的颗粒，说明里面装的都是易碎品，显然是古董。这几个箱子都是同样规格，上面的字也是一样，都写着‘震远运输’，不可能是随手拿的，应该是批量发货时用的包装——我估计，这个震远运输，恐怕就是负责运输赝品的公司，八成是他们自己的产业。只负责从造假作坊到郑州这一段运输。然后新郑国良的人会把货接下来，换成邮政包装再寄出去——这一套手续看似麻烦，却是遮掩痕迹的最好手段。”

“震远运输的事就交给我吧！”钟爱白告奋勇。没一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钟爱华他在工商局和交管局有朋友，打了几个电话就查到了震远运输的账目。原来这家运输公司是挂在一个

国企下面，私人承包，专门跑郑州、开封和洛阳三地的短途运输。承包人姓孙，不过这八成只是个挂名的幌子。钟爱华还查到了它的公司地址，就在郑州西北方向的城乡接合部。

“已经够了，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我做了个决断的手势。我们离开刘记，叫了一辆出租车。出了城，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司机一指前面，说：“我眯着眼睛往前一看，在右侧路面出现一片红砖围墙。这墙足有两米多高，墙头上拉着铁丝和玻璃碴子，还挂着一溜儿小黄灯，气势好似古代坞堡一样。出租车说啥也不往前走了，司机只收了一半钱，慌慌张张调头离去。我和钟爱华在黑暗中下了车，摸着这红砖高墙走了一圈，唯一的入口在正门，两扇裹着铁皮的大门紧闭着，旁边还有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郑州市震远运输公司’。”

我发现从灌木丛底下有一条很深的水沟，从围墙根部延伸出来，一直通向远处。我沿着水沟的来路把灌木丛拨开，看到围墙根部居然有

美文

# 静静地拥住你的世界

林 仑

当年轮在心头沧桑了人的盼顾时，我就不再想去揣摩昨日的伤痛，也不再翹首明日的希冀，活在当下，细品着文字的茶茶，陶醉在尘埃之外的烟雨朦胧里。

读书，读世界，读人生。人生来不是为财累，就是为名苦。攘攘红尘，谁能挣脱俗事的煎熬，谁能在冷暖人世远离烦扰，来诗意地绿染尘凡。

雨凉爽地洒向善良的田野，把恩情冲进书籍里，把我种进了泥土中。无语的文字氤氲着润心的艳丽，同雨水下路畔的野花一起摇曳生姿。情起凡事落，我是野外一枚自由自性的籽，飘到哪，哪就是归属。

窗外的一场霏霏细雨，弥漫着悲悯的润湿，宽广的雨域，让人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

这样的天象真好，少了几多吵闹的场景，听不到集市上的讨价还价声，还有你多我少的红脖子涨脸……一漫都被水浇灭了火，就连街道上稠密的车辆也稀疏了往日的奔命，行人寥寥的身影，只是雨帘下一匆匆过客。

品句子，品世道，谁人不是光阴街巷里那一渺微影的经过。

生来就是要选择一些放弃的，但我却在奔突的路上，放弃了应有的选择，那种伤痛是一生也无法弥合的。

世上总有一种疤痕，让人不敢去触及。也曾羡慕过鱼儿的七秒记忆，七秒之外的世界永远是无痛无伤的；也曾梦幻过鱼儿的眼泪，只有水知道它滑落的分量。

没有选择就是一种自我犯罪的选择，我不怨天尤人，但求今生的一个错涅槃了来世的无缘。

鸟的叫声总是良善的，文字里飞出的翅膀，一掠，穿越了天涯的羽毛。

雨迷蒙过所有的事物，雨丝再繁冗，终有次序，水帘再晃悠，终有根宗。云在雨之上，一面仰望天上天，一面垂拜地下地，一滴水的姿势砸碎了种子对泥土的渴望。

迷茫，彷徨，本是人生难越的两道坎，翻过去了，清丽的徐风迎接的是你的心静；翻不过去，我知道，生命只会是磨道里被蒙眼的驴。

情为谁伤，性为谁痛。人世上可怕的不是你找不到想要的依靠，而是他已在擦肩中水一样从你的面前流过。

人的这个世界有时很诡异，当你想牵手的，却常常不是你的；当你想依靠的，往往是靠你的。

梦总在远处把尘埃里的我遥望，泪洒在不该落的空白处，苍凉了我一生的翅膀。

很想累时有双可靠的肩头由我歌一歇，很想苦时有一副温暖的胸膛由我靠一靠。女人的奢求很弱小，一袭白日梦就破了我千年卑微的渴求。

不知道水在河里流和在心里流有着多么不同的境界，我在凡俗里，把一粒尘土反复咀嚼。

不是所有的情都合人的意，不是所有的爱都来自梁祝的双双蝶舞里。海的誓言，山的盟约只不过是人一时

半会儿的欺骗。真爱的不是你的，来了的，不是欠债的，便是讨债的。

人世间，你来我往，情在伤处绚烂，爱在纠结里妖艳。

风来过，雨来过，湿润下的鸟翅飞高了水里鱼的向往，我盘腿打坐在文字的蒲团上，闭目敲击神堂里的木鱼。曾经无处诉求的委屈，在抖落了俗衣后的轻快里，找到了归处。

再也不回眸，再也不自责，我知道，生来本是一抹芽，只要泛绿了，无需问津是穗还是稗，只等时光来收割。

我是田里一股风，感知着季节的冷热，揣摩着冬夏的心事。在滚滚红尘里翻卷，即便伤痕累累，也要朝着圣灵的方向追撵。

世就是世，繁华背后的寂寞像一株花一样，悄悄地静开；人就是人，刻意做人之前的惶惑像一片叶一样，动荡着风的传说。阅尽人生的沧桑，还是平淡为福；尝过人生的苦甜，还是清淡为美。

哭时，静幽幽地任泪流；笑时，安谧地捂住心头的甜，让心灵将文字绽放成原野的花样，等待境界的超然。

生活很淡薄，回味很浓厚。外面大片大片的光阴照耀着喧哗尘世，书内一盏一盏的明灯怡然了地老天荒的神奇。

我合上书页，思绪飘逸出前世的诺言，无论是伤是痛，我都紧紧拥住，管它红线还是黑线。



大地的声音(摄影)

郭巍然

小说

# 一册书

秦德龙

字，都是他用赤诚的心写就，记载着他和他热恋的片段以及自己的心灵体验。虽然，这册书只印刷一册，但献给她，足矣。他不知道，迎接这册孤本的是什么，但心已定，送给她了，却自己的心愿。

他带着那册书，来到了她的门前。他轻轻地敲门。门没有开。

她拒绝为他开门。她冷冷地抛出一句话：你走吧。你不开门，我送你个礼物，就走。

他无奈地说。门的上下左右，他都试过了，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将那册书塞进去。

他一下一下地敲着门。他坚持不懈地敲着门。终于，门缝开了，闪开很窄的一道缝。

其实，一道缝也就够了。不就是一册书吗？当然了，他若是乘虚而入，也不是不可能。毕竟，他是男人；毕竟，门为他闪开了一道缝。

说话算话。他仅从那道闪开的

门缝里，通过自己写的那册书，扭头就走。

这一夜，他再次泪流满面。回到自己的宿舍，他放声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哭过了，他心里的感受，似乎好了一些。

可是，受伤的心，怎么能平静呢？

他开始想那册书，到了她手里，结局会怎样？那册书的书名——《献给我爱的人》，著作人是他的名字，出版者还是他的名字。出版的册数是“一”。她应该懂得“一”的含义，他为她只印制了一册。

想到这里，他露出了一丝苦笑。能做的，也仅是如此了。

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天蒙蒙亮了。

有人敲门。敲门的声音不大，让他十分烦躁。他开始骂天、骂地、骂人，骂世界上的一切不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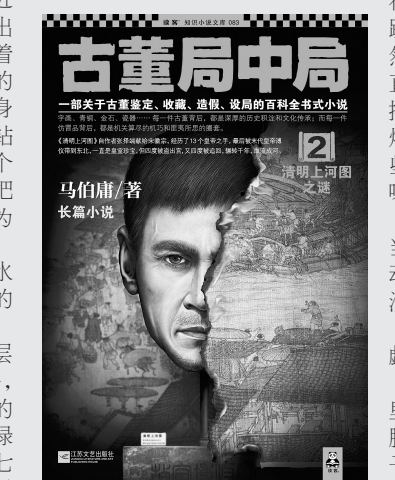
门还在敲，很执着。蓬头垢面的他，打开了门。没想到，竟是她。

望着她，她扑进了他的怀里。他与她哭成了一片。

三十年后，他说到这里。他已成为省城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总。当然，当年那个所谓的“错误”，早就烟消云散了。

他为她写的那册爱情诗集，就放在中厅的博古架上。每天，她都要捧起来，读两页呢。

# 连载



对面办公室立刻亮起灯来。过不多时，有人声和脚步声传过来，由远及近。我顾不上责骂钟爱华，飞快地环顾四周，发现除了那辆满载的货车，别无隐遁之处。“快上去！”

我们两个手忙脚乱地把苫布盖在身上，仆倒在地。我现在觉得像是趴在软绵绵的沙滩上，伸手一抓，居然抓到一把沙土。这些泥土明显是直接铲过来的，没有细筛过，里头还掺杂着青草根、石子甚至一些碎砖烂瓦。我把泥土放到鼻前闻了闻，这些湿黏泥土散发着一股轻微腐臭的味道，让人微微有些不适。

没过一会儿，驾驶室的门“咣当”响了一声，随即发动机嗡嗡地发动起来，整个车厢里的土都开始沙沙地抖动。

苫布下的我和钟爱华面面相觑。我们的身子此时都半埋在泥土里，只勉强露出两个脑袋来。我沉着脸抓起一把土，细细捻动，又放到鼻子下闻了一回，然后说：“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咱们歪打正着，这辆车应该会带着我们抵达我们想去的地方——造假作坊。”

“为什么？您怎么知道的？”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坏消息。”我抓起一把土，松开手掌，慢慢让它滑落。把泥土黏性很大，沾在手

文苑精英

# 夜读里说“夜读”

宋宗桃

过了秋分，昼短夜长，是读书人的黄金季节。如果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漫漫冬夜就不会觉得漫长、严寒，只会觉得倍加亲切难舍。其时，市井消歇，千门闭户，车船停岸，万籁俱寂。没有了喧嚣，没有了吵闹，于是，静下心来，翻开书本，融入宁静，先享书香，再入梦乡，简直是神仙般的快乐生活！

读书和很多事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不愿读书的人，或者说对书确实读不进去的人，那只能说他是一个没福之人，不会享受生活，享受人生。读书就像交朋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交往，慢慢地我们就会发现，书不仅能给我们知识，还能潜移默化地升华我们的道德修养，特别是能够给我们快乐。书读到忘情处，就会忘记饥饿，忘记冷热，忘记荣辱，忘记时间。我小时候读《西游记》，就痴迷到了物我两忘的地步。早上带了书出去，读到天黑看不清字了才想起来回家。书，是天底下最好的朋友，它从来不会烦你，对你百依百顺，亲你善你，让你开心。

南宋诗人尤袤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我的体会和他稍有区别。一般而言，如果饿了，冷了，我该吃饭吃饭，该添衣添衣。就是说，我不会想到以书去御寒挡饥，但当我把书读进去的时候，我会忘记了饥饿和寒冷。特别是读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我会跟着书一起哭，一起笑，如胶似漆，缠绵缱绻，犹如走进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长夜在如醉如痴中过去，恍如闪电，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天。

小时候读了很多古人读书的故事，如孙康映雪，车胤囊萤等。这二人的故事虽然涉及夜读，但更大的意义和亮点是励志，即赞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同样西汉刘向《说苑》里的《师旷论学》，也说的是励志。不过它偏重于老年励志，即学无止境，学无止境，任何年龄都应该抓紧学习。但是，因为文中有“炳烛”二字，一些人便误以为是在说夜读。邓拓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在《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中说：“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拼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为了正确理解邓拓引用的这段古文，这里不妨把《师旷论学》续全：

“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炳烛，就是点烛。但当时所称的烛，只是火把而已，还不是后来的烛。“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的意思是，晚年爱好读书，就像点燃起火把一样明亮。点上火把比起摸黑走路，究竟哪个好呢？这里边显然没有“点灯夜读”的意思。所以我只能说，邓拓先生在这里的立意是好的，但望文生义了。

这几天夜夜读《燕山夜话》，受益匪浅。指出文中的一点疏漏，也算是夜读中收获的一个副产品吧。白璧微瑕，一点都不影响《燕山夜话》作为杂文经典的光芒。

爱华道：“说不定以后给五脉修史，这一张也是历史文献呢！”

“给五脉修史？听起来你似乎对五脉的历史很热心嘛。”我随口问道。钟爱华趴下来得意扬扬地说道：“那当然了，关于明眼梅花的资料，我可搜集了不少。如今五脉的掌门人，和我们郑州可是还渊源颇深呢。”

“刘一鸣？”我心里一颤，“他跟郑州有什么渊源？”

钟爱华侃侃而谈：“那还是抗战刚结束时候的事了。五脉掌门之位空悬，五脉里的红字门和黄字门都想争这个位子，互不相让。两门的实力旗鼓相当，斗了几次都不分胜负。为了避免内耗过大，红字门各出一人，分赴河南、陕西两个文物大省。哪一门能拿下重镇，哪一门的人来做掌门——这就是当时古董界盛传一时的‘豫陕之约’。没想到的是，红字门和黄字门都没动老前辈，不约而同地派出两个年轻人。红字门的是刘一鸣，黄字门的则叫黄克武，都是不世出的天才。经过抓阄，刘去西安，黄来我们

郑州。

“现在咱们藏身的这个土堆，不是一般的泥土，而是墓葬土，埋过死人的。”我似笑非笑。

11. 黄门掌门的过去

“他们……他们运这东东西西干吗？钟爱华战战兢兢地问道，尽量让自己不接触到这些泥土。

“不，这是为了做旧。”

鉴定文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看器物缝隙里残留的土壤颗粒。一件东西在土里埋得久了，会和周围的土壤产生种种化学变化。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埋设手段、不同的材质，变化都不同。只要检验颗粒成分，大致就能判断出其真伪。盗墓贼挖开一座坟墓，偷了里面的明器，又挖出来的那些几百年老土，就被这些人给收走了。老土弄回来以后，堆到一个坑里——不同年代的不能混堆——然后再把赝品埋进去，浇上

催化剂，一般埋上几年，这老土跟新器就黏紧了，破绽就算给抹平了。”

忽然“喀嚓”一声，白光闪过，原来是钟爱华拿起相机给我拍了一张。我问这种环境你能拍出什么，钟